

墨憨齋

三笑

笑府

广笑府

古今笑

千載談諧史

三言姊妹篇



〔明〕 冯梦龙 纂辑 白岭 箏鸣 校译

河南人民出版社

〔明〕 冯梦龙 纂辑

白岭 箏鸣 校译



- ☐ 笑 府
- ☐ 广笑府
- ☐ 古今笑



民出版社

墨憨斋三笑

〔明〕冯梦龙纂辑

白岭 箏鸣 校译

责任编辑：段南萍

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新华书店经销

解放军测绘学院印刷厂印刷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52.25 印张 1600 千字

1998 年 3 月第 1 版 1998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1—6000 册

ISBN7-215-04101-8/I·542 定 价：70.00 元

三 笑 序 说

一

对于明末通俗文学的主帅冯梦龙，如果说起他大名鼎鼎的“三言”，我们会觉得如雷贯耳；而如果说起他的“三笑”，便会觉得颇为新奇了。什么缘故呢？关键的一条，是以前没有这个名字。可喜的是现在有了——是笔者给他取下的。

其实，“三言”的名字也是别人给他取下的。二者得名的区别，只是时间上的你先我后。“三言”之中，《喻世明言》编成最早，但开始并不叫这个名字，而是叫《古今小说》，后来《警世通言》、《醒世恒言》相继问世，才将它改称今名。（具体情况尚有争论）笑花主人在其《今古奇观序》中，用了“《喻世》、《警世》、《醒世》三言”的称谓，这是“三言”之名在文献中的最早出现。事有凑巧，冯氏编集的笑话书也有三种，这就是：《笑府》、《广笑府》、《古今笑》；而且在编集的时间上，要比“三言”更早。

“三言”的出版时间，《喻世明言》不详，大约是在天启元年（1621）左右；《警世通言》是在天启四年（1624）；《醒世恒言》是在天启七年（1627）。而“三笑”中的《古今笑》一种则是出版于万历四十八年（1620），有他“庚申春朝书于墨憨斋”的自叙为证。《笑府》、《广笑府》两种则更早些。冯梦龙一生中编著宏富，但在他最著名的《挂枝儿》、《山歌》、“三笑”、“三言”、

《智囊》、《情史》、《新平妖传》、《新列国志》、《太霞新奏》、《墨憨斋定本传奇》等书中，除了《挂枝儿》、《山歌》编成较早外，其余诸种都编成于“三笑”之后。

《挂枝儿》、《山歌》，是明代民间歌曲集中仅见的两部大作，是冯梦龙大费精力苦心搜集起来的；而《笑府》、《广笑府》两书中的内容也主要是民间笑话。审度情理，很可能是他在搜集民间歌曲的同时，也兼做了民间笑话的网罗，因而四种书相继问世。其中《广笑府》主要取材于乐天大笑生纂辑的《解愠编》（上海图书馆著录有明嘉靖刻本）。而《古今笑》中主要是文人的手笔，得自于文献，估计该是两《笑府》的逻辑扩展，当在稍后。由此可知，“三笑”又是最早奠定冯氏文学大名的宏著之一。

“三笑”与“三言”一样，在流传的过程中，都曾有过种种的坎坷和曲折。它们都曾被封建卫道者加以“小说淫词”等罪名，屡遭查禁，以致在清康熙以后二百多年的漫长的历史时期内湮没不传。鲁迅在1930年编写《中国小说史略》时，还没有看到“三言”全书，只看到《醒世恒言》一种。后来，在国内发现了《警世通言》，又在日本尊经阁、内阁文库发现了《喻世明言》。1946年，“三言”才由商务印书馆凑齐出版，建国后才作了认真的校订。

“三笑”的遭遇也很不幸。周作人《苦茶庵笑话选序》说：“《笑府》，原本十三卷……后改编为《笑林广记》，原本遂不传。”后来，发现了北京大学图书馆藏第九至十三卷的残抄本；日本懂斋主人与风来山人的两种删译本和京都圣华房与藤井孙兵卫的两种刻本；又由董康发现了日本内阁文库所藏内容较全的十三卷刻本。《广笑府》，今仅见襟霞阁主人排印本。《古今笑》，则现存墨憨斋刻本。这样冯氏的三种笑话专书便有幸分别重被世人所知。本书编者在此基础上，满怀着热情，对三书加以校点、今译（中夹简注）、整理、汇编，终于使它们在诞生的几个世纪之后，

首次以整体的面目呈现在世人的面前。

二

下面，我们来对“三笑”的版本作些考察。

首先来看《笑府》。

日本藤井孙兵卫的刻本，分为上下两卷，王利器先生于1981年出版的《历代笑话集》，其中的《笑府》部分就是依据此书选编的。但这与北京大学的原为十三卷的残本显然是不同的，也与后来发现的日本内阁藏本不同，其中共分八类，总计一百则，数量上也与内阁本的十三类五百九十五则相去甚远。显然这只是一个选刻本。而且书中误题为“清墨憨斋主人编”，已为王先生所指出。据说，大连前满铁图书馆，也曾有一个十三卷本，但惜无从得见。

日本内阁藏本，是迄今所见最完备的刻本，本书所据的就是这个本子，可惜仍有个别缺页。魏同贤先生在其主编的《冯梦龙全集》第22种《笑府》（1993年出版）的影印说明中，称这个本子为“明写刻本”，但在此本的第220页《老白相》一则中，“玄妙观”一词中的“玄”字缺笔，显然是对清圣祖爱新觉罗玄晔（康熙）名字的避讳。由此可以判定，此本并非明刻本，而是清刻本；且据清代背景分析，很可能就刻在康熙年间。

其次来看《广笑府》。

仅存的襟霞阁本共十三卷，三百六十七则。此本中的《广笑府序》，与前举书中的《笑府序》首尾相同，只在中间多出“尧与舜”至“还有一”一个大段。两书虽然都是十三卷，但所设类目全然不同；而在具体内容上，则有若干数量的相同或相似者。陆树仑先生认为：“襟霞阁的排印工作，比较草率，往往任意删改，不能保持本来面貌。所以，襟霞阁排印本《广笑府》，可能

与原刻本之间存在一定的差别。”（《冯梦龙研究》）这个判断是有道理的。

尽管如此，《广笑府》毕竟是冯梦龙编著的重要一种，但不知为什么，在魏同贤先生主编的卷帙巨大的《冯梦龙全集》中，此书却没有收入，这不能不是一个遗憾。更为遗憾的是，该书在建国后一直没有出版，只在王利器先生的《历代笑话集》中选录了大约四分之一，因而一般读者很难见到它的全貌。本书的整理出版，当是对这种遗憾的一种弥补。

最后来看《古今笑》。

《古今笑》又名《古今谭概》，它们是两个刻本的不同名称，二者究竟哪个在先，论家尚持不同意见。

陆树仑《冯梦龙》（载《中国历代文学家评传》第四卷）一文认为，冯梦龙是在天启二年（1662）“因言得罪上，旋复里居”后，“把于万历四十八年编印的《古今笑》，更名《古今谭概》，再次刊行。”并引梅之焄（陆文中误作其兄梅之焕）《序谭概》以为佐证，说明这是他“有牢骚郁积于中而无路发摅”时的愤然之举，是“士君子不得志于时者之快事”。但实际上冯梦龙在因言得罪之前，科场失意，睥睨世俗，早就是一个“牢骚郁积”、“不得志于时”的人了，所以这样推证并不周严。

清代李渔于康熙六年（1662）所写的《古今笑史序》中则说：“是编之辑，出于冯子犹龙，其初名为《谭概》，后人谓其网罗之事，尽属诙谐，求为正色而谈者，百不得一……遂以《古今笑》易名，从时好也。”此论在橘君辑注的《冯梦龙诗文》一书中被当作证据加以援引。其实此说亦属臆猜，因为首先题名《古今笑》的并非“后人”，而正是冯梦龙自己（见《古今笑·自叙》）。

笔者注意到，在上述推论之外，署名“韵社第五人”的《题古今笑》一文，实际给解决这一悬案提供了另一线索。其中谈到

了以冯梦龙为社长的韵社众人曾经“争以笑尚”，并由诸兄弟向冯氏提出希求：“请辑一部鼓吹，以开当世之眉宇。”冯氏欣然答应，于是才“错综成帙，颜曰《古今笑》”，并由冯氏本人亲自作序。据此种种体察，则当以《古今笑》为最初的书名。

现存的明墨憨斋刻本《古今笑》和明叶昆池刻本《古今谭概》，内容相同，皆为三十六卷，二千三百三十余则。大概是为了让它显出一种较为庄重的外观，此书在乾隆时期收入《四库全书》时，取用了《古今谭概》的名字。从此，算是得了皇帝的钦定，标用该名的版本迄今为止便有了更多的流传。

三

“三笑”与“三言”，不仅在名称上彼此辉映，而且在价值上也堪相匹敌。

“三言”是中国古典小说的绚丽宝库，它把当时流行的优秀话本全都收集进来了，正如凌濛初《初刻拍案惊奇》序中所说，“三言”之出，“宋元旧种，亦被搜括殆尽……一二遗者，比其沟中之断芜”。而“三笑”，则是中国古代笑话的空前巨制，是一组集大成性质的幽默经典。

中国笑话，历史悠久，源远流长，但直到明代以前，却一直未能呈现更大的声势。以冯梦龙为标志，是一个划时代的转折，中国笑话由此一变而成为波澜壮阔的景观。冯子的杰出功绩表现于四点：一是高度评价，热情提倡；二是深入民间，大量搜集；三是舒展才情，亲手创作；四是广录文献，集腋成裘。而“三笑”则是他这一系列艰苦卓绝的文学活动的一座巍峨的丰碑。其中处处闪耀着思想和艺术的灿烂光辉，它在读者中所产生的效应，将不仅是捧腹喷饭、开怀大笑，而且更有快意的美学回味和深长的义理沉思。

冯梦龙在“三笑”中，对社会各界的虚伪和丑陋作了广泛而辛辣的揭露和讽刺，尤其是对社会的上层。梅之焕《叙谭概》中说：“然则谭何容易？不有学也不足谭，不有识也不能谭，不有胆也不敢谭，不有牢骚郁积于中而无路发摅也亦不欲谭。”冯氏正是这样的一位出类拔萃的“四有”奇人。

冯梦龙在“三言”的序论中，曾经借助于当时盛行的儒家经典来提高小说的地位，认为它们可以“为六经国史之辅”（《醒世恒言序》），“足以佐经书史传之穷”（《警世通言序》），读过后“怯者勇，淫者贞，薄者敦，顽钝者汗下。虽日诵《孝经》、《论语》，其感人未必如是之捷且深也。”（《古今小说序》）而在“三笑”的序论中，冯子则用更为激烈的言词来推尊笑话。

他的《笑府序》竟说：“经书子史，鬼话也，而争传焉；诗赋文章，谈话也，而争工焉；褒讥伸抑，乱话也，而争趋避焉……不话不成人，不笑不成话，不笑不话不成世界。”他的《广笑府序》，更把尧、舜、汤、武、龙逢、比干、伊尹、吕尚、巢父、许由、伯夷、叔齐等一大堆“贤君名士”通通做为取笑的对象。他甚至将神圣的“三教”元首也一并拿来开涮：“我笑那李老聃五千言的《道德》，我笑那释迦佛五千卷的文字，干惹得那些道士们去打云锣，和尚们去打木鱼，弄儿穷活计，那曾有什么青牛的道理，白象的滋味？怪的又惹出那达磨老臊胡来，把这些干屎橛的渣儿嚼了又嚼，洗了又洗。又笑那孔子的老头儿，你絮絮叨叨说什么道学文章，也平白地把好些活人弄死。又笑那张道陵、许旌阳，你便白日升天也成何济？只这些未了精精儿，到底来也只是一淘冤苦的鬼。”这样一阵痛快淋漓的荡涤，足以令人感悟到这些幽默短文所能产生的无情冲击和有力震撼。

在资料的取用和保存上，“三笑”的价值也不容低估。编者付出了巨大的劳动，对当时所见的中外古今书籍作了创造性摘录，仅标出书名的即有110余种，它们是：

《韵府》，《国朝余史》，《物理论》，《风俗篇》，《北史》，《西阳杂俎》，《野朝异闻》，《夷坚志》，《幸蜀记》，《清波杂志》，《吕氏春秋》，《稗史》，《迂仙别记》，《谐史》，《北梦琐言》，《交趾异物志》，《归田录》，《唐书》，《谑浪》，《续笑林》，《国史补》，《猥谈》，《诗林广记》，《芝田录》，《玉壶清话》，《笑林》，《太平广记》，《耳谭》，《雪溪纪闻》，《古今诗话》，《岭南志》，《癸辛杂志》，《云仙散录》，《南史》，《猗园》，《渭南集》，《涇林续纪》，《续秋阳》，《诗品》，《叙闻录》，《广州录》，《三辅决录》，《长安后记》，《颜氏家训》，《朝野僉载》，《汉书》，《典论》，《花木考》，《唐诗》，《觚不觚录》，《启颜录》，《烟霞小说》，《见闻录》，《妒女记》，《谷梁传》，《玉堂闲话》，《戒庵漫笔》，《新汉县图记》，《乾臞子》，《西堂纪闻》，《湖海奇闻》，《艺文类聚》，《魏语录》，《获楼杂钞》，《旧雨记谈》，《樗斋雅谑》，《松窗杂录》，《妆楼记》，《观音经》，《文酒清话》，《唐阙史》，《豫章诗话》，《谈薮》，《古今诗格》，《博异记》，《水南翰记》，《马氏日钞》，《谐薮》，《云溪友议》，《宣室志》，《三水小牍》，《灵鬼志》，《古今说海》，《辍耕录》，《左传》，《道书》，《法苑珠林》，《续仙录》，《搜神记》，《笔谈》，《述异记》，《幽怪录》，《广博物志》，《白虎通》，《博物志》，《丹铅要录》，《说储》，《文昌杂录》，《清异录》，《百缘经》，《五杂俎》，《南楚纪闻》，《夷俗》，《天宝实录》，《隋书》，《山海经》，《苏州府志》，《抱朴子》，《崇明志》，《使琉球录》，《双槐岁钞》，《异苑》，《物类相感志》，《东坡志林》，《鹤林玉露》，《文海波州》，《百喻经》（印度）。

这些资料范围广阔，性质驳杂，其中一部分现已散佚，因而显得十分珍贵。另外，摘引时未标书名的，还有许多，全目待考。

四

冯梦龙对笑的推崇，是与他本身的生平遭际和文化修养密不可分的。明代，随着资本主义因素的迅速生长，社会上出现了一种个性解放的潮流，冯梦龙深受这种文化风气的陶冶薰染，终于成为一代谐谑巨擘，同侪尊之为“千秋笑宗”（《题古今笑》语）。

冯梦龙，字犹龙，又字公鱼、子犹，别号龙子犹、墨憨斋主人、吴下词奴、前周柱史，又曾化名顾曲散人、香月居主人、詹詹外史、茂苑野史、绿天馆主人、无碍居士、可一居士等。生于万历二年（1574），故乡直隶长洲（今江苏苏州）。哥哥冯梦桂是画家，弟弟冯梦熊是太学生、诗人，兄弟并称“吴下三冯”。梦龙自幼才华出众，遍览百家，学识渊博，思想前卫。年青时代，他一方面研读四书五经，应举赶考，一方面又“逍遥艳冶场，游戏烟花里”（王挺《挽冯犹龙》）。这是当时颇为典型的文人生活。由于当时的科场腐败，冯梦龙虽然才学满腹，却一直没能考中举人，久困于诸生之间，因而精神抑郁，更加愤世嫉俗。他曾于晚岁做过三年训导、一任知县，但一生大部分精力却都倾注于文学事业。

冯梦龙之所以能对笑话的搜集和创作做出如此巨大的贡献，首先是由于他在对笑话的认识上，站在了时代和历史的顶峰，把笑话提到了一种空前崇高的地位。笑话，在王公显贵和正统文人的眼里，一向是一种卑微小道，不入大雅。虽然他们在心眼里也常常十分欣赏，但在理论上，却总是尽力贬低，以显示他们的高贵和堂皇。而冯梦龙和他的社员同志则一反潮流，对笑话给予了极高的推赞。

他认为，通过笑话可以对真善美进行有效的弘扬，而对假恶丑给予有力的鞭挞。笑，是他刺向假恶丑的一柄利剑：“荧光石火，不足当高人之一笑也。一笑而富贵假，而骄吝伎求之路绝；

一笑而功名假，而贪妨毁誉之路绝；一笑而道德亦假，而标榜倡狂之路绝；一笑而子孙眷属皆假，而经营顾虑之路绝；一笑而山河大地皆假，而背叛侵陵之路绝。即挽末世而胥庭之，何不可哉！”（《古今笑·自叙》）真，是他用以全面改造不合理社会的一条根本大计，有了真才谈得上善和美。在笑中，他找到了一种人类生活的理想境界：“野草有异种，曰‘笑矣乎’，误食者辄笑不止，人以为毒。吾愿人人得‘笑矣乎’而食之，大家笑过日子，岂不太平无事亿万世？”

革命心切的人们，也许会责难他没有指出阶级斗争的重要，但冯子的卓异乃在他锐利的批判锋芒，幸而他也从来没以民众的导师自命。

另外，还有一种几乎是众口一词的批评，就是“三笑”中的“低级趣味”。批评者的矛头，集中在性的问题上。性，是人类的根本特征；有性，自然便有性欲。但在欧洲的中世纪和东方的封建时代，性却成了一个讳莫如深的禁区，许多思想家、科学家、艺术家都因此而得罪。在中国，尤见严厉和持久。

其实，除却阉人和性衰萎者外，性心理是一种正常人的正常心态，而且极其敏锐和普泛，它完全有权在艺术中得到正当的描绘和动人的表达。事实上，性心理乃是艺术美的一个永恒的和无尽的源泉，是许多伟大艺术的成功秘诀。冯梦龙在《序山歌》中极力崇“真”，无情打“假”，倡言“借男女之真情，发名教之伪药”，其中即含性的内容。这类艺术的群众基础极为深厚而宽广，笑话尤其突出。我不反对人们为着某种特定目的（如照顾少儿或教徒斋戒）而回避性问题，但不赞成笼统地对性和涉性艺术进行贬低。贬低人的性，便是贬低高贵的人性。

五

“三言”对提高人们的文学和文化素质，曾经起过重要的作用。“三笑”同样如此。与英吉利等民族比较起来，中国人并不以幽默著称，而更多地显示出庄重的特色。但这并不能概括所有的中国人，在常规习见的虚荣呆滞的官场之外，在风流文士、倡优俳谐和广大民众之中，一向流传着无数的佳话和美谈。

当今之世，幽默已成了一种文明人的重要修养，以致许多人为达此目标而不惜作出艰苦的努力，付出高昂的代价，这无疑是社会的一项进步。在这方面，中国的文化史上曾经有过非常杰出的光耀世界的超级明星，他们是我们文化的精英、民族的骄傲。他们充满东方智慧的杰出作品，堪称是幽默人生的精彩教科书。像“三笑”这样宏伟的幽默巨著竟然出现在距今三百七十多年前的时代，这在当时的世界上绝无仅有，因而这一伟大遗产又是属于世界的。毋庸置疑，它将受到全世界人民的精心宝贵；不言而喻，它更会首先受到生活在它远东故土的中华民族的格外宝贵。

“三言”的出现，曾使书市的行情陡然看涨。本来，“三言”的问世，就是“因贾人之请”（《古今小说序》）。及其出版，很快便“脍炙人口”（《新列国志》梓行附白），“海内均奉为邳架玩珍”（《醒世恒言》衍庆堂梓行识语）。随后，时人凌濛初又说：“肆中人见其行世颇捷，意余当别有秘本图书而衡之”（《初刻拍案惊奇》序），从而促进了“二刻”（《初刻拍案惊奇》、《二刻拍案惊奇》）的编撰。后来又传到了欧洲和日本。

“三笑”的出现，情景同样极为可观。《笑府》出现后，继之便有《广笑府》对之增广，本身就说明着此书的十分畅销。《古今笑》出版后，旋即便有同一内容的《古今谭概》重版，原因亦同。当时的浮白主人很快就从《笑府》中选取了一百四十七则，

辑成《笑林》一书；从《古今笑》中选取了一百四十一则，辑成《雅谑》一书，并将二者同时收入《适情十种》。清初，朱石钟又对《古今笑》略加改制，编成了三十四卷本的《古今笑史》。李渔在为此书作的序言中，说先前的《古今笑》是“雅俗并嗜，购之惟恨不早”。清代的游戏主人则把《笑府》改编为《笑林广记》，经过久远的年代之后，竟成为毛泽东的爱悦之书（见《毛泽东的读书生活》）。除此，清代还有大量其他笑话著作，如咄咄夫的《笑倒》、程世爵的《笑林广记》等等，几乎无不受到“三笑”的影响。另外，此书还曾在日本大为风行，先后出现了多种刻本和译本。这一切说明，“三笑”在海内外曾经受到多么热烈的欢迎。

其实，只要浏览一下“三笑”的那些类目，马上就会被它丰富多彩的内容所吸引：古艳，腐流，世讳，方术，广萃，殊禀，细娱，刺俗，闺风，形体，谬误，日用，闺语（以上《笑府》）；儒箴，官箴，九流，方外，口腹，风怀，贪吝，尚气，偏驳，嘲谑，形体，杂记（以上《广笑府》）；迂腐，怪诞，痴绝，专愚，谬误，无术，苦海，不韵，癖嗜，越情，佻达，矜嫚，贫俭，汰侈，贪秽，鸷忍，容悦，颜甲，闺诫，委蛻，谲知，僇弄，机警，酬嘲，塞语，雅浪，文戏，巧言，谈资，微词，口碑，灵迹，荒唐，妖异，非族，杂志（以上《古今笑》）。面对如此缤纷夺目的幽默奇观，我们不能不相信作者极睿智的断言：“古今世界，一大笑府”。

“一时名士推盟主，千古风流引后生。”（文从简《冯犹龙》）今天，当我们重得捧读这历劫不磨的墨憨斋“三笑”时，我们仿佛重又看到了当年犹龙那“罗古今于掌上，寄春秋于舌端”（《叙谭概》）的潇洒风范，我们便会在不知不觉中和他一起超越俗障，笑对人生。

白 岭

1996年金秋时节

凡 例

一、本书根据“三笑”产生时间先后，以《笑府》、《广笑府》、《古今笑》的顺序编排。

二、原刻本中冯氏自己所作的注解、说明，一律外加方括号。本书校译者所作的校勘、诠释，一律外加圆括号。

三、对原著所作的校勘文字，前加“岭按”字样，以为标识。有些明显的错讹和畸变字体，直接作了改正，未作说明。如《笑府》卷五的“酆都”，径改为“酆都”。个别冯氏创用、意义特殊的非正规字体，作了保留，依样照搬。如《笑府》卷三《氍毹》的“毹”字等。

四、译文以直译为主，辅以意译。历史年号前一般增加了帝王庙号。人名一般注出了所在朝代。有些词语不便对译，则取用原词，略加释义。原文中有些与现今规范不同的字词，只在译文中予以改换，未一一说明。如《广笑府》卷二“蒲萄”直接译为“葡萄”等。

目 录

笑 府

笑府序..... 2

卷一 古艳部

富翁带巾 4

借牛 5

麟 6

江心赋 6

清福 7

训子 7

监生打钉 8

考 9

出场 9

眷制生 9

王监生 10

酸臭 11

官府生日 11

应梦 12

土地 12

青盲 13

避暑 13

天气不正 13

封君 14

公子 14

县丞 15

典史 15

新替职 16

堵子 16

夜巡 17

太 监 17

卷二 腐流部

老童生 19

又 20

未冠 20

包巾 20

得头 21

儒学碑 21

德行 21

吃粮 22

又 22

中 23

灼龟 23

四字斋匾 24

产喻 24

钻刺	24
求签	25
四等亲家	25
趁船	26
老陪宾	26
穷秀才	27
颂屁	27
名读书	28
谒孔庙	29
教官辞朝	30
上任	30
公子厮打	30
问馆	31
猫赶鼠	31
登厕	32
昼寝	32
又	33
读别字	34
又	35
读破句	35
作祭文	36
屎字	36
川字	36
讲书	37
教法	37
没坐性	38
又	38
兄弟延师	39

余姚先生	40
又	40
道学相骂	41
问孔子	41
不问马	42
行房	42
倭子作揖	43
女道学	43
卷三 世诤部	
贫士过冬	45
遇偷	46
又	46
又	47
又	47
两衫	48
被	48
借债	48
戴笆斗	49
说出来	49
说梦	49
坐椅	50
保债	50
转债	51
扛	51
小欠	52
定亲	53
乞儿	53
又	54